

補侍兒小名錄

宋汝陰王銓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建康小史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
見女欣然命婢瓊枝令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曰登

廬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排紫霞欣良運兮暢雲

柯 雲龍兮樂太和琴歌既畢婉便回去

莊祖台志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薛郭馬三妓與桓宣武

馬遂生桓南郡

續搜神記

齊惠公妾蕭同叔子生子棄之有狸乳而鷙覆之取

而養之字曰無野是爲頃公代有齊國

搜神記

宋何恢爲廣州刺史有妓曰張耀羨而有寵將之任
要權貴阮佃夫飲設樂佃夫見耀華悅之頻求於
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怒拂衣出戶曰
惜指失掌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坐免

南史

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
女衛小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
因絕不相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大將軍擊匈奴道
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仲孺

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大人
遺體也仲孺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
去病爲仲孺大貿田宅奴婢而去

戚氏

晉書后召愍懷太子入朝置于別室遣婢陳舜賜太
子酒三升太子辭而不能飲舜逼之曰不孝也天
賜汝酒而不飲中有惡物耶太子不得已強飲遂
大醉又令小婢承福以紙筆授太子使書之曰陛
下不自了吾當入了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呈帝
廢太子

至隱晉書

孫綽韓非靈語責李中書曰建元元年六月余家婢
辟邪夜眠如夢囁語半時云忽有一老公著黃練
巾身短衣長甚自矜厲瞋目切齒云吾是刑名先
生韓非弟子李充日習吾業綜習吾書云云

孫綽集

晉泰始二年使使持節兼五官中郎將宗正丞司馬
恢拜崇陽園妾李琰爲脩容徐琰爲
脩儀吳淑爲婕妤趙珽爲充華王宣爲脩容徐琰爲
令司馬啟拜采女胡方爲貴嬪又使御史中丞太
子舍人司馬誕拜采女劉瑗爲淑妃臧曜爲淑媛

趙祭爲脩容陳秀爲脩容咸寧三年拜僕人左嬪

爲修儀邢蘭爲婕妤朱姜爲容華

晉書居注

宋元凶劭姊東陽公主應閻婢王鸚鵡

南史

魏文帝宮中侍女所絕寵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
衣段巧笑四人

崔豹古今注

唐進士段何太和八年賃居臥病有四人負金碧
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說諭再三何終
不應乃以紅牋題詩一篇置何樓上而去其詩云
樂廣清羸經幾年妊娠相托不論錢輕盈妙質歸

何處惆悵碧樓紅玉鉢書迹柔媚亦無姓名紙末
惟書一我字何自此疾日退

河東記

南陽張不疑開成四年應宏詞寓京師以錢六萬置
青衣鴉鬟垂耳曰春條善書音旨清婉有所指使
無不愜適又潛爲小詩曰幽室鑠妖艷無人蘭蕙
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不疑素禮門徒尊師
者謂不疑曰郎君有邪氣不疑令作法春條撲然
作聲視之一朽冥器耳背上題曰春條其衣服若

蟬殼然

博異志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
長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
引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恠曰輕素與
輕紅是宣城謝太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
素等爲舞姬久矣請命盡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
爲飾之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妓亦當爲彼夫人
矣

幽恠錄

崔紫雲兵部李尚書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
罷鎮北都爲尹東洛時方家妓盛列諸府有宴臺

官不赴杜紫微時爲分司御史過公有宴故留南
行一位待之爲訪諸妓併歸北行三重而坐宴將
醉杜公輕騎而來連引三觥顧北行回顧主人曰
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
一惠無以加焉諸妓皆回頭掩笑杜作詩曰華堂
今日騎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
三重粉面一時回詩罷升車蟬鞚而歸李公尋以
紫微送贈之紫微臨行獻詩曰從來學得斐然詞
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

門時

竇梁賓夷門人詞筆容態皆可觀進士盧東表念其
才藻緣而錄之嘗爲嘉東表及第詩云曉粧初罷
眼初睞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牋書一紙上頭
名字有郎君又有雨中看牡丹詩東風未放曉泥
乾紅藥花開不奈寒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携手

雨中看

程洛賓長水人爲京兆參軍李華所錄自安史亂常
分飛南北華後爲江州牧登庾樓見中流汎棹有

鼓胡琴者李喪色而言曰振絃者宛如故舊今問之乃岳陽郡民王氏之舟詢其操絃者是所錄侍人也王氏尋令抱四絃而至李轉加淒楚問其姓對云是隴西李氏父曾爲京掾自祿山之亂父倉皇劙外母程氏乃流落襄陽父母俱有才學所著篇章常記心口因誦數篇乃李公徃年親制泫然流涕且問洛賓所在投絃再拜嗚咽而對曰已爲他室矣李嘆曰是知父子之性雖間而親骨肉之情不期而會便令歸宅揖王君別求淑姬齋幣請

洛賓使回洛賓寄詩曰魚鴈回時寫報音難憑

孽數年心雖然情斷沙吒後爭奈平生怨恨深

女舞圖

唐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資治通鑑

貞元中進士賈全虛者黜於春官春深臨御溝而坐忽見一花流至全虛之前以手接之香馥頗異旁

連數葉上有詩一首筆蹟纖麗言詞幽怨詩曰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全虛得之悲想其人涕泗交墜不能離溝上街吏頗疑其事白金吾奏其實德宗亦爲感動令中人細詢之乃於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詰其由云初從母學文選初學記及慕陳後主孔貴嬪爲詩數日前臨水折花偶爲宮思今敗露死無所逃德宗爲之惻然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車載其院貲皆賜全虛焉

經行寺僧行蘊灑掃堂殿見所畫女人姿顏妖冶戲曰世間女人得如此者我必作妻其夕有欵扉者蓮花娘子來從一侍婢妖姿麗質妙絕人倫蓮花顧侍婢曰露仙可準備帳

天水趙旭家于廣陵夢一青衣挑笑寃牖間及覺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時有世念帝罰下人間感配於君子時叩柱清歌曰白雲飄飄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通幽記

唐常諷家于汝穎間遣小童理草鋤地忽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亂諷異之卽掘深尺餘乃一婦人肌膚容色儼然如生再拜言曰某是郎君之祖女奴名曰麗質娘子嫉妒生埋此園中

開元中有士人從洛陽道見一女子容服鮮麗泣謂曰已非人昆明池神之女嫁劍閣神之子夫婦不和無由得白父母故欲送書一封耳士人問其處女曰池西有斜柳樹君可叩之若呼阿青當有人從水中出士人入京便送書池上果有此樹叩之

頻喚阿青俄見幼婢從水中出得書甚喜曰久不得小娘子消息延士人入謂曰君後日可輒至此如期果有女子從水中出手持真珠一笥笑以授

士人云

已上會昌解願集

趙王鎔命馬或使于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時燕之酒妓轉轉者一代名姝無比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馬頻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季隗於趙襄伯符輶小喬於公瑾蓋惟名色可奉名人所慮倡婦不勝賢者顧矚願垂一詠故得奉之或卽命筆授毫

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首曰玳筵旣啟雅樂斯
陳霧卷羅幕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園之
佳人貌逞嬋娟縱玉韻而傾國步移縹渺蹴羅襪
以生塵或載以歸

劉崇遠耳目記

穆員稱其麗雲善歌聽之使人醉者醒醒者醉悲者
樂樂者悲聲音能移人爲工

穆員集

柳條女奴也成都米市橋僞蜀時有柳條家酒肆蓋
當時皆以當壚者爲名柳條偶得患沉綿經歲俟
死而已有一道士常來貰酒柳條每加勤奉乃留

丹數粒柳條初服一粒疾起能食再服能行

充盛如初

成都古今記

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鬚氣息惄然忽有一少年道
士直來床前謂元曰本師知公病遣某將少膏藥
來可傳之元公寵姬號靜君收藥貼之至暮而愈
失道士所在

劉公嘉話

常洵羨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
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齎
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羨無所容足遂令粧

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會
諧謳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閉閑房君路岐妾心君
恨兩依依覓神儻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
衾乃不受辟夜度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
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
事洵衾具語之歛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
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
一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衾節遁迹他所燈下

庚

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於馬氏後國人爲歌
窮於京師里而人絕不知余憫其老詢長沙官中
事則必南望泣涕而後言因爲作小東詩焉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宮中善歌嵇康嵇康江南曲
名也學舞於鐘離氏建崇破零落於江北予遇於
洛陽福善坊趙春舍飲醉於是歌嵇康其詞卽後
主所製焉嘗感激坐人皆泣春舉酒請舞謝曰老
矣腰腕衰硬無復舊態乃強起小舞終曲而罷座
有王生者請予爲嵇康小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

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盤王氣變秋霧淮聲哭月
浮秋霜宜城酒煙濕羈腹與君強舞當時曲玉樹
遺辭莫重聽黃塵染鬢無前綠我聞襄陽白銅鞮
荒情古艷傳幽悲淒涼不抵亡國恨座中苦淚飛
柔絲洛陽公子擎銀觴跪奴和曲生玄光茂陵旅
夢無春早彤管含金裁短章已上錢易集

王霞卿者藍田人才華清贍節行允高進士鄭殷彞
旅於會稽寓唐安寺樓見粉壁間有題云瑯琊王
氏霞卿光啓三年陽春二月登于是閣臨軒軫恨

覩物增悲雖觀煥爛之華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
紳捧硯小王看題其詩曰春來引步強尋游恨覩
烟霄簇寺樓舉目盡爲停待景雙眉不覺自如鈞
鄭子依韻繼之曰題詩仙子此曾遊應是尋春別
鳳樓賴得從來未相識免交錦帳對銀鈞霞卿乃
故邑宰韓嵩自京師挈之任所嵩緣遇暴寇而卒
鄭子怡然而往謁之霞卿竟辭以疾不見只令總
角婢子輕紳持詩以贈之詩曰君是烟霄折桂身
聖朝方切詔良臣正堪西上投知已何必留程見

婦人鄭得詩抱慙而去

女仙圖

王琨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
婚家以獠婢恭心待之遂生琨初名崑峩懌後娶
樂玄無子故以琨爲名立以爲嗣

南史

王藻尚宋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瑗公主性
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主讒之於廢帝藻下
獄死主與王氏離婚

南史

寵姐寧王愛姬王宴客妓妾皆在獨寵姐無得見者
李太白恃酒強之迺設上寶簾使寵姐隔簾而歌

唐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補侍兒小名錄

侍兒小名錄

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